

私小说

变异的人心才是真正的鬼魅
鬼故事，其实就是人故事

谁在午夜 惊魂

暗夜
著

文匯出版社

谁在午夜
惊



 文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谁在午夜惊魂 / 暗夜著. —上海: 文汇出版社, 2010. 5
(私小说)

ISBN 978 - 7 - 80741 - 846 - 7

I. 谁… II. 暗… III. 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 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48983 号

谁在午夜惊魂

作 者 / 暗 夜

责任编辑 / 张 涛

装帧设计 / 丁 轶

出版发行 / 文汇出版社

上海市威海路 755 号

(邮政编码 200041)

经 销 / 全国新华书店

照 排 / 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印刷装订 / 常熟市大宏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 2010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0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787×1092 1/32

字 数 / 185 千

印 张 / 8

印 数 / 1—6 000

ISBN 978 - 7 - 80741 - 846 - 7

定 价 / 18.0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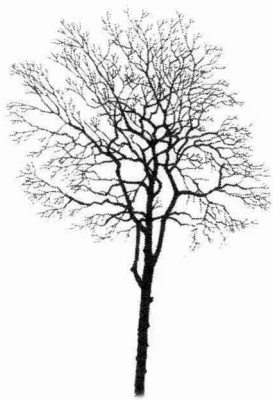
目 录

诡异门声	001
魔鬼视频	011
窗前黑影	021
葬身医院	031
凶宅杀人	043
“胆小鬼”群	053
死神来临	063
嘘！别说话	075
心结难解	083
催眠杀机	093

荒山野宅	105
背后幽灵	117
孪生复仇	127
笔仙游戏	137
死亡剧组	149
梅花印记	159
死于非命	169
荒岛鬼影	181
噩梦连连	191
木楼怪影	201
浴池惊魂	211
是谁疯了	221
面具惊魂	233
天衣有缝	243

诡异门声

“嘭！嘭！嘭！”张娜听到有人在敲门，
毛孔都竖了起来，而且成宇也听到了。



学校宿舍楼潮湿阴暗，新的宿舍楼还未竣工，学校允许学生出外租房子住，张娜和成宇很顺利就在离校不远的古旧公寓租到了房子，大大的院子，四处幽静，而且房租便宜。

搬好家，打扫卫生忙乎了一天，洗完澡铺好床准备关灯睡觉，张娜手还没碰到开关灯就暗了，再按灯，已经打不开了，张娜说了句见鬼，躺下欲睡却听到有人敲门。

“是谁?!”成宇叫了一声。

没有人应答，屏住呼吸，只能听到院子里树叶被风吹发出的沙沙声，阳台外漆黑一片。

“我去看看。”成宇说。

“别去，也许是敲错门的人，睡吧，现在已经 12 点了。”搬了一天的家，成宇又累又困，很快就睡着了，张娜睁着眼睛在黑暗中不能入睡，刚才敲门的如果是人，为什么听不到他离开的声音，难道他还站在那里?! 她的脊背突然凉了一下，仿佛被一只冰冷的手摸了一下。

第二天起来，张娜想去修灯，按开关，灯却亮了，反复试了几次，灯没有问题。奇怪了，张娜小声说，她总觉得这房子的一切都莫名其妙的。出了房间，来到院子，房东正在晒太阳，那么惬意，张娜问房东，“这里还住着什么人没有?”

“只有你们和我，其他的房间都空着。”阿婆和她说话的时候脸上挂着微笑，温和而慈祥，仿佛张娜是她的孙女似的。

“那昨天晚上……”张娜想问昨天晚上是她敲门吗? 在视线低垂的瞬间发现她的双脚在颤抖，“阿婆，您的脚怎么?”

“老毛病了，我的腿中风寒了，每当到了冬天我的腿就这样，行动不方便，上楼梯都上不了。”

张娜望了望一楼到二楼之间的楼梯，把疑问又藏在了心里。

出了院子，仿佛身后几双眼睛都在背后望着她，指指点点，恍惚一些声音飘进她耳朵，“梦婆的房子也有人租？是啊，就是前面的那个女孩租的。唉，那房子邪啊，知道的人都宁愿花更多的钱租更破的房子。”张娜转过身却见两个妇女在窃窃私语，她们见到张娜在看她们便缄口不语了。

2

第二天晚上，楼下古式的大钟敲了十二下后不久。

“嘭！嘭！嘭！”张娜听到有人在敲门，毛孔都竖了起来，而且成宇也听到了。

“谁！”成宇大喝一声，那人仿佛没听到似的仍然在敲，屋内突然笼罩一片恐怖的气氛中，张娜用手去按开关，这该死的开关又坏了，窗外月光透过窗户打在她们的身上，透出一片阴森森的光芒，风一刻也不停地在蹂躏树叶，呼呼的响声仿佛是厉鬼的呜咽。

“月黑风高杀人夜”，张娜突然想起了这样的一句话，心突然发寒，抱着身体，蜷缩在墙角捂着自己的嘴巴不敢说话，成宇在月光下像中了邪一样蹑手蹑脚地走来走去，她从房间的这个角落走到那个角落，又从那个角落爬到床铺底下，再从床铺底下爬到厨房，她从厨房拿到一把菜刀，菜刀在月光下发出耀眼的光芒，她拿着菜刀缓缓地逼向张娜，一步一步地……

“不要，不要……”张娜不敢相信地摇着头，想喊，喉咙却像被什么东西塞住喊不出来。

灯突然亮了，敲门声也停了。成宇放下菜刀，拉起张娜说：“真没出息，不就是敲门声吗？看把你吓成这样。”

张娜像死了一次又活了过来，脸上渐渐恢复了一丝血色，她

眼睛死死地盯着菜刀，仿佛害怕成宇在她一不小心的时候就会向她当头砍来似的。“说话啊你。”成宇又推了她一下，她才回过神来。

“我不是怕敲门声，我是怕你。成宇，你知道吗？你刚才拿着菜刀要杀我。”张娜惊魂未定地说。

“你被吓傻了吧，我怎么会杀你呢？”

“真的，你拿着菜刀一步一步地逼向我，是这灯救了我，灯亮了，你就醒了，门外那个敲门鬼也走了，听说鬼怕灯火。”如果不是亲眼看到刚才的景象，恐怕这样的话连她自己也不会相信。

亏你还是大学生，疑神疑鬼的，抓紧睡吧，明天还要上课，天已经蒙蒙亮了，太阳就快出来了，就算有鬼也不会来了。

3

第三天晚上，张娜准备了高亮度的充电手电筒，充好了电放在床头，心才有一丝踏实感，她知道灯一亮就什么事也没了。

“嘭 嘭 嘭！”

张娜被惊醒，顺着记忆抓向床角的手电筒，却抓到了一片虚空，她又带着一丝侥幸去按床的开关，果然，灯也坏了，四周是沉闷的一片的漆黑，连月亮也不知道躲到哪去了。在黑暗中她在床上搜索探寻着手电筒，几乎摸遍了床的每个角落，门外的敲门声越来越大，仿佛要将门撞开，一股绝望的阴影涌上心头，逐渐弥漫心中的每个角落，眼前是地狱一般的漆黑。

成宇！一种不祥的预感让她扑向了成宇床的方向，被窝还是热的，成宇已经不见了。真正的悲凉让她全身发抖，她清醒地意识到，和上次一样，她的挚友已经去厨房拿菜刀了，菜刀会顺着敲门声的节奏，时轻时重地一刀一刀地砍在她的脸上、肩膀上、身体上，足以致命的部位她会轻轻地砍，甚至是用锋利的刀

刀划。腰部、腿部关节不至于一瞬间致命的，她会使劲地砍，直到骨头断裂，破碎，她就是要她慢慢地流血至死，她死后她会把头、手与腿砍下来，装进两个黑色的塑料袋，然后丢到阴沟里，她的脸上会爬满了蛆，它们啃着她的血液，骨髓，虫子被滋补得又白又胖，从她的耳朵眼睛钻进来又爬出去。

她感到耳朵痒痒的，一股温热的血液已经从她双眼涌出，左手的动脉破裂，脸上的皮一点一点地撕去，一点一点地疼，深入骨髓，她痉挛地抽搐，晕了过去。

“张娜，醒醒，醒醒，张娜。”是成宇在叫她，手按她的人中穴，四周亮得如同白昼，屋子的灯亮着，她买的手电筒也亮着。

“成宇，你没有受魔鬼的驱使来杀我啊，我刚才分明感到左手的血管破裂与滚烫的鲜血从双眼流出。”张娜虚弱地说。

“我的小丫头，你怕鬼都怕到走火入魔了，我怎么会……”成宇突然停了下来，她看到张娜左手皮肤下的血管旁有一条红色的蚯蚓在蜿蜒跳动，“你的手……”

“我的手好疼啊！”张娜揉了揉手腕，成宇看到那条红色的蚯蚓钻进她血管不见了，她张大嘴巴说不出话来。

张娜拍了一下她张大的嘴巴。她打了个哈欠说：“有些困了，睡吧，你的身体太虚弱了，明天去医院检查下。”

“我还睡得着吗我！我还没明白你是从哪里冒出来的呢，我刚才明明看到你已经不在，连我的手电筒也不在了。”张娜疑惑地望着成宇，提起的心也落了一半，还好大家都活着。

“刚才屋子里的电又坏了，我拿你床头的手电筒上了趟厕所。”

“那你有没有听到敲门声。”

“没有，我上完厕所回来就发现你晕在地上，被子掉在地上，灯也亮着。”

“哦，怪不得没有敲门声了，这敲门鬼怕光。”张娜更加肯定了敲门鬼怕灯光这一推断，“这灯还真奇怪，仿佛是受神的鼎助似的在关键的时候亮了起来。”

“亲爱的，别鬼呀神呀地胡乱猜测，也许是电路问题，开关接触不良，睡吧，过来，姐姐抱着你睡。”张娜听话来到成字的身边，把头埋到她的怀里沉沉睡去，那么安全。

4

第四天，成字给自己与张娜各买了一个护身符，虽然她不相信鬼神之说，但是为了张娜能够心安，她宁愿去相信，相信护身符可以保护她们。

晚上。张娜和成字一起睡。

戴了护身符又睡在成字旁的胆子也大了许多，就算有鬼她也不那么怕了，何况还不能确定是不是鬼，何况她还是相信唯物主义多点，只相信看到的，肯定的。

“你说今天敲门鬼还会来吗？”张娜问成字，语气淡定，没有惊慌。

“不会了，敲门鬼知道我们带了护身符，还没有来到门旁边就会被吓跑了，你没听卖护身符的道士说方圆十里的小鬼绕道而大鬼也不能近身。”成字笑着安慰张娜。

“是啊，就算它来我也不怕她了。”张娜给自己壮胆说。

成字看张娜也不怕了，就故意逗她说：“我听人说这护身符，戴得好可以镇妖除鬼，戴得不好却极有可能引来恶鬼，你想啊，我们戴上符小鬼都要绕道而行，我们挡了他们的路，这不是和他们过不去吗？还有他们本来派来敲门的小鬼完成不了任务，不就要大鬼亲自来吗？有道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而且我们的符是东方的符，要是遇到西洋鬼，那就没功效了，这公寓好像

是上世纪 30 年代的，听说以前是西洋鬼子的官邸，后来被刺杀在这个公寓里了，死后冤魂不散，四处游荡，过了一定的时间就无法超度，需要吸收一定人的精魂才可以投胎。”

成宇的一席话顿时说得张娜毛孔耸立，她想起了她一天出门时门口两个妇女在她的背后的指指点点，脑袋突出涌出很多疑惑与后怕。

“你知道这房子的过去吗？还有我们怎么没有见到阿婆的其他亲人，而且我有一次无意中听人说，这房子邪，非常便宜却没人敢租，似乎过去发生过什么事？”张娜说出后自己也倒吸了一口冷气。

“我听我同学说起过，这阿婆的儿子买下这个公寓不久就出车祸死了，和他一起死的还有他 4 岁的儿子，他从幼儿园接他儿子在回家的途中与一辆载满货物的大卡车相撞，车毁人亡，他的妻子悲痛欲绝，郁郁寡欢，终日以泪洗面，最终选择了自尽去陪她的丈夫与孩子。”

“怎么死的？”张娜颤颤地问。

“上吊。”成宇沉默了一会儿又说，“好像就死在这个屋子里，因为这个屋子是二楼最大的屋子，生前可能是他们夫妻住的。”

空气在黑暗中凝固，张娜打开灯，冲破这凝固的黑暗，谢天谢地，今天灯没坏，看来符还是有用的，张娜深深舒了一口气。

电闪雷鸣，屋子一震，伴随着豆大的雨滴声，四周重新陷入黑暗，越陷越深，连窗外高楼大厦的星星点点也彻底熄灭了，整个城市笼罩在阴沉的夜幕中。

成宇抱着张娜说，睡吧，一觉醒来天就亮了。

5

“嘭！嘭！嘭！”

“成字，敲门声！”张娜战栗地说。

“是雨打门壁的声音。”成字自欺欺人地说，在黑暗中紧紧抓住张娜的手。

“嘭！嘭！嘭！嘭！嘭！嘭！”

一声一声又一声，那么强烈且真实是从门那里传来的，成字与张娜耳语了一阵蹑手蹑脚地爬起来，她去厨房拿菜刀，张娜手里握着手电筒走在旁边。

“谁！”随着成字的一声怒喝，她一把拉开门。

手电筒光线下一张沟壑沧桑的脸。手里捧着一堆凌乱湿透的衣服。

“是我。”是阿婆的声音，“你们院子里的衣服忘记收了，风把它们吹到地上到处跑，我把它们拣起来，我看你们房间还有灯，知道你们还没睡着就送来给你们了。”

张娜和成字终于松了口气。

阿婆身后，张娜蓦然想起阿婆的脚是得了严重的风湿病，这么黑这么滑的一段路，这么高的楼梯，她没有带手电筒却能摸索上来，这就算是她们也办不到……

“阿婆，她……”识破真相的愤怒让她如鲠在喉，说不出话来。

这阿婆真有点怪，好好的，半夜常常敲人家门做什么，但是人敲门好过“不是人”敲门，以后再也不用担惊受怕了，想起以前的疑神疑鬼，张娜自嘲地笑笑。

从这以后，张娜不自觉地会去注意阿婆的一举一动。

阿婆虽然有点怪，但是她一直认为她是个非常和善温和的老人，直到一天她看到阿婆杀鸡时的简单利索，她就再也不相信她是个和善温和的老人了。她一手抓着鸡脚，一脚踩着鸡头，然后用磨得锋利见光的菜刀在鸡脖子抹了一下，接着迅速放下拿

刀的那只手抓住鸡头,把鸡倒着身子,让鸡的鲜血好顺着鸡脖子流进盛了半碗水的碗里。看出鸡汨汨流出带着腥味的鲜血她笑了好久,如果不去看那只流血的鸡,那么她的笑看起来还是那样慈祥,但整体的画面看起来总是有点不太和谐,而且她越笑越兴奋,笑得张娜身上冒起了无数鸡皮疙瘩。

阿婆自从上次敲她们门后,几天来,再也没有敲过她们的门,房间也没断过电,连天气都风和日丽,星星朗朗。

成字的姐姐结婚,她要回去当伴娘,请假了一个星期,明天一大早的火车票,她问张娜,“你一个住害怕吗?”张娜摇了摇头说,“有什么好怕的,这世界又没鬼。”成宇微笑说,“好好保重自己,有什么事给我打电话。”

6

一大早成字就走了,她走的时候张娜还在睡梦里。

在成字走后的第四天夜晚。张娜被一阵熟悉的敲门声吵醒,她拉上被子蒙着头继续睡,敲门声越来越大,张娜对门大声嚷道:“阿婆!搞什么鬼,还让不让睡了!”

敲门声依旧不折不扣,张娜按灯的开关,该死的,开关又坏了,她学着成字往日的样子,拿着手电筒,蹑手蹑脚去厨房拿菜刀,然后从侧面一把拉开门,她想这样就算阿婆一刀挥来也会挥空掉。

门外除了一阵清冷的风什么也没有,她情不自禁地打了寒战,不是阿婆?久违的恐惧又涌上心头。她关上门,敲门声又响起,反反复复地敲在她心坎的抵抗防线上,她又呼的一把拉开门,用菜刀歇斯底里像门外砍去,砍了空,打了个趔趄险些跌倒,更大的恐惧使她牙齿打战,咯咯地响,重新关上门,敲门声又响起。

“嘭嘭！嘭嘭嘭！嘭！嘭嘭嘭嘭！”

时快时慢，时而有节奏，时而没节奏，伴随着晚风呜咽，似群鬼哭泣。张娜瘫坐在地上，菜刀掉在一边，真正的绝望，是心底已经不知该如何去恐惧。

“滴滴，滴滴”，她手机在这时候响起，她飞快地冲了上去抓住手机，如溺水的人抓住一根救命的稻草，她拨了储存的成宇的电话：“成宇，成宇，敲门的不是阿婆，不是阿婆……”

“你好，找成宇吗？我是她妈妈，她还在学校没有回来……”

一个星期后，《新闻晚报》上有一则报道：“在五巷口的下水沟发现一具被肢解的不明尸体，用两个黑色塑料袋装着，尸体已发臭，并且爬满了蛆。”张娜从尸体食指关节上的指环戒指上确定那是成宇，那是她去年送给她的生日礼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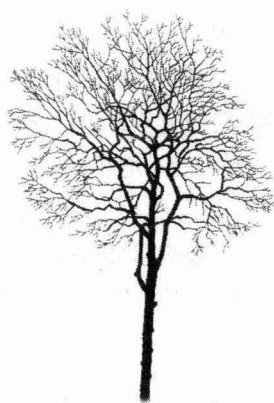
又过了两天后，警察从阿婆的住处搜出她作案的菜刀与带着血迹的衣服，经医师确定阿婆因为刺激过度犯有梦游神经质分裂症，梦游时杀人，清醒后又肢解抛尸。

至于那夜半的敲门声，那只不过是门窗上串在红色绳子上为了辟邪的一个大铜钱，每当起大风时铜钱就会嘭嘭嘭地打在门上。 **私**

魔鬼视频

我从不怕鬼，我怕的是女人的纠缠。

我想，我该换个新 QQ 号了。



深夜，我在和一个女人视频。她穿着桃红真丝睡袍，领口开得很低，我很配合地把眼光下移，她娇笑着骂我坏，我知道她这样说是因为我还不够坏。果然，不等我有所要求，她的睡袍就适时滑落……她的饥渴证明了她很寂寞。

这样的女人才是我想要的，因为俘获她们轻而易举。我微笑着说几句不值钱的情话，这个有钱贵妇就迫不及待地要跟我见面。这时候的女人的确是世上最不值钱的东西。可是，她们愚蠢的大脑可以用来换钱。我在电脑屏幕前心满意足地微笑。

这时，一个陌生的头像不停地跳跃起来。不等我点击，对话框自动打开：“睿宁，我想你了……不要不理我好吗？”我一愣，“睿宁”是我去年用过的名字。甩掉一个纠缠不清的女人之后，我就像脱掉一件旧外套一样忘记了这个名字。

我看了看那个好友，我不认识，而且并不在线。是的，它的头像灰着，却源源不断地发过来大段大段的情话，好像在它的对面是一个深陷情欲之中而且打字奇快的女人。

“Shit!”电脑又中病毒了，我骂了一句，关掉对话框。可是那个古怪的QQ随即“啪”一声又打开了，这回出现一张照片，一个似曾相识的白衣女人正向我微笑，同时出现了一句话：“睿宁，我不怕死，我说过我愿意为你去死……可现在我后悔了，因为我死后就再也见不到你了，我真的好想你呀睿宁……”看到这里我倒笑了，一定是亚杰，他平时就喜欢看鬼片，搞些稀奇古怪的东西。

跟我装神弄鬼，我漫不经心地在对话框里打上一句话，“乖，明天我就去陪你。”谁知那个照片上的女子竟然咯咯地笑了起来，笑声阴沉而悲凄，在深夜响起真有些瘆人。

我视频里的女人警觉地问，“谁在笑？你不是说你一个人